

雲在山房校印

吳郡通典

傅增湘署

昔江都汪容甫作廣陵通典用編年之體爲釋地之篇薈萃條流苞綜鉅細合志於史此其先河實齋同聲嚶厥指奏孤文疇嗣曠世無聞繼之者則仁和吳伯宛昌綬有吳郡通典備橐吳自周秦訖今繇國而郡而州而軍而路而府爲東南勝壤士衡併其清嘉太沖歎爲煥炳九藪之一是曰具區閭闔之門取象天闕其間沿革興替政教風俗戶口財賦水利兵制上下數千年探討故實難於廣陵伯宛是編例本汪書博以章義起姬代訖朱明都爲十卷敍錄具存梗臬可觀華郡之才抗手先輩僞吳之集延聲作家而伯宛以未遑研鍊有待攷補久藏匱衍罕示朋儕歿後四年烏程張燕南元節爰爲校錄味雲同年思其遺佚刊入叢書余維伯宛耆學惜名命翰於愼茲雖初橐而首尾秩如鎔裁精絕毋穿羣籍成如已出鈔析纍疑識能獨斷可監古今得失之林允符志史合一之誼伯仲江都同風絮矩至其鄭重簡觚歆然自視所望後之讀者心知其意補闕削繇業紹撰鈔功資點勘九京可作庶冥契焉戊辰十月志盦王式通序

吳郡通典叙錄

志乘之體資乎監戒山川能說可爲大夫自元會踐更割隸紛錯竹素晦翳金石刊闕徵文攷獻惴其難哉江都汪先生中於是有廣陵通典之作會合羣籍壹志接討上下百代端然相貫善夫先生之能自華其郡也今制布政司屬則有通志府有府志若州若縣又各有志鄙猥者無論矣即秉筆之士出以審慎期中經法不渙恣以阿俗而格於程式區畫門類必欲苞舉本末勢有不逮夫志與史無異也有紀傳表志之史以覈其實必有編年紀月之史以會其通竊嘗奉先生之書徑求之縱橫側求之而知其深有得於會通之微意也假令天下諸郡郡有通典上之史官箬錄乙部豈不愈於撫風雲月露之詞以璣屑爲可憲充卷葉而餘觀者此蓋志與史合之樞紐會稽章先生學誠文史通義反復言之而未洩其秘先生已於此發之惜其遺緒塵存賡續者尠吳爲古建國地秦并天下裂置郡縣自漢以來夙稱隩壤凡夫土風之清嘉民生之熙穰名公巨卿經濟之彪炳邦人君

吳郡通典

一

子行誼之超軼固有什百廣陵者東南大郡文章淵藪靈鍾秀毓氣象闐張不有成編胡詔來許爰以揮誦餘暇發篋陳書譔次吳郡故實都爲十卷悉用汪書之例茲事博大良非愚憊敢承特於江都文學私淑最深口沫手胼躡涉堂奧又慨廓於章先生書引申志史合一之義其書范氏吳郡志後王氏姑蘇志後二文尤今治通典所宜宣究也雖不能至能自得師循涂學步惴焉滋思管闕所及具錄後方

揚州舊域聲教遠絕至德三讓肇興句吳壽夢僭王遂通上國季札觀樂言游習禮荆蠻僻壤炳焉與三代同風矣采春秋三傳國語戰國策史記之文爲第一卷吳滅入越越滅入楚楚滅入秦更革之跡朝莫百變書闕有問靡得而詳綜其大凡附著於後吳越春秋越絕書文特瑰瑋事多歧舛或涉傳託弃置不登要在提挈綱領無竢汎濫以誇多也

漢世置郡蔚然首最文通武達雋異雲騫泊乎炎運告徂曹袁攬霸吳桓王以名

父之子崛起江東大帝龍興皇興鼎足將軍之樹樵蘇弗侵餘韵流風及今未沫
輯漢三國吳事爲第二卷自漢以後斷代爲史方策具在探討有資外此諸書苟
足徵信隨文訂證庶期完備其有互異各下案語以待折衷一得之愚或冀少糾
志誤耳

晉始平吳俗承饒沃山川明麗人士縱萃自侯景倡亂閭閻塗炭六季紛更尤多
兵革羣雄擾攘形勢宜詳輯晉事爲第三卷宋齊梁陳隋事爲第四卷頗惜隋前
載籍如陸凱之吳先賢傳顧夷之吳地記多軼不傳未克網羅徼失也

南方地形竄下萬流所湊濤湖汎決觸地成川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禹功偉矣前
代經營之跡多不見史至唐乃有可稽于嶼李素王仲舒諸公精意講求成功不
泯尤卓卓可紀者名標十望地號六雄設施之道於今爲近輯唐事爲第五卷

有唐末造豪傑遽起割據偏隅盜名字者不可勝數吳越武肅王奄有浙東西之
地綏輯黎元三世五王不失臣節宣義父子節度中吳保障一方服膺食德亂離

吳郡通典

一一

之世此爲通典輯五代錢氏事迄於忠懿納土爲第六卷歐史世家論者謂出懟
筆紀叙亦未該洽以錢儼吳越備史路振九國志吳任臣十國春秋訂之

趙宋承平民安作息垂髫之兒皆知翰墨戴白之老不識戈矛原田腴沃常獲豐
穰澤地沮洳浸以耕稼冠蓋之多人物之盛實天下之樂土也崇寧而後困於進
奉徽花策石鞭撻苛加未幾而北騎南侵蕩爲煨燼亦興衰之一會矣輯宋事爲

第七第八卷水利田賦之屬愈近則愈密意主尙論不厭求詳也
元初略定平江不勞兵力重圍洞達掩幟迎降蓋自信國勤王衆無鬪志鐵城紙

人之誚固其宜矣張士誠起兵草澤抗拒天旌據守吳城未爲荼毒惜其溺於奢
靡上下嬉娛不能審幾歸順卒罹潰敗黃菜葉十七字之謠所由作也輯元事迄
於明祖戡亂爲第九卷

明祖怒吳民爲士誠固守盡括官田按私家簿籍爲額賦稅之重甲於天下洪武
弊政莫大於是建文暨滅永樂再增周况蒞事力加裁汰民氣甫甦不旋踵間而

稅使緹騎至矣又吳人所疾首痛心激成釁變者也輯明事爲第十卷
凡錄自泰伯以來至於明季數千年中閎綱大旨略可省覽吳中爲掌故海聞見
淺隘脫漏正多去取之間抉擇未當儻假研鍊俾勤攷補庶正亥豕之誤少異胥
史之鈔因源竟流心爲忻幸錄橐備纂伏冀鑒裁仁和吳昌綬

吳郡通典備案一

泰伯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號曰句吳泰伯卒弟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別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十二世而晉滅虞虞滅二世而吳興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王壽夢二年周簡王之二年也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狐庸爲吳行人吳始伐楚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吳於是通於上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諸樊王諸樊元年既免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

吳郡通典

一

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欲授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餘昧子僚爲王王僚五年楚亡臣伍子胥來奔說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子胥父兄爲僂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子胥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客子胥子胥退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七月使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陂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

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親也人夾持鉞公子光詳爲疾入於窟室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胸遂弑王僚公子光代立是爲闔廬以專諸子爲卿二公子在楚聞光弑王僚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誰敢怨乎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王之道也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與謀國事闔廬曰吾國在東南僻遠之地險阻潤濕有江海之害內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則將奈何於是子胥說以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闔廬乃委計於子胥使之相土營水築大城周四十七里小城周十里

地記所云大城周四十二里三十七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則顯有歧誤不知何所本也

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象地之八

封是時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以爲大夫三年十二月伐楚拔舒殺亡將二公子謀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武齊人也以兵法見闔廬闔廬以爲將

吳郡通典

一一

顯名諸侯武有力焉闔廬嘗謂之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四年秋再伐楚取六與濤五年夏始伐越敗之魯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七年秋楚伐吳迎而擊之十月大敗楚軍於豫章取居巢九年十一月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闔廬弟夫槩以五千人襲楚兵楚兵五敗遂入郢十年春越聞闔廬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於秦秦遣兵救楚吳師敗夫槩見秦越交敗吳闔廬留楚不去遂亡歸自立爲吳王闔廬聞之引兵歸九月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封之於堂谿十九年五月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陲發卒十萬人大治冢桐棺三重瀕池六尺黃金珍玉爲鳬雁扁諸盤郢魚腸之劍在焉取土臨湖葬三日白虎踞其上名其山曰虎邱太子夫差立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句踐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

案此用左氏傳文史記則以爲闔廬謂夫差語

王夫差元年以泊嚭爲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二年伐越敗之夫椒句踐乃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

大夫種行成請委國爲臣妾夫差將許之伍子胥諫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
衆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大夫種乃以美女寶器因太宰嚭行成
夫差喜子胥懼曰是棄吳也再諫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
夫差夫差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抉
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也夫差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
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句踐自會稽歸苦身焦思與百姓同其勞拊循士卒思以雪
會稽之恥十四年春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諸侯六月越發習流二千人教
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敗太子友於姑熊夷乃率中軍泝江以襲
吳入吳郢焚姑蘇徙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釁乃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
或泄其語斬七人於幕下既盟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
歸國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八年三月
句踐帥兵伐吳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

吳郡通典

三

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敗於笠澤二十年春越侵楚以誤
吳二十一年十一月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越敗吳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使
公孫雄請成句踐憐之使人謂夫差曰吾置王而東百家夫差曰孤老矣不能事
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刎死句踐乃葬夫差而誅太宰嚭會
諸侯於徐州周元王使人致胙命爲伯於是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地於宋與
魯泗東方百里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越之賢大夫曰范蠡佐
句踐謀吳事既滅吳范蠡辭句踐去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所終句踐六傳至
王無疆王無疆二十三年楚威王伐越大敗之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楚
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十五年虞卿謂春申君
曰吾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
也爲主君慮封莫如遠楚春申君因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
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爲都邑

宮室極盛使其子爲假君留吳二十二年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二十五年考烈王薨李園殺春申君使吏盡捕誅春申君之家秦始皇帝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二十五年悉定楚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治於吳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於是定楚地爲九江鄣會稽三郡三十七年十月始皇帝出游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望於南海還過吳從江乘渡是時項梁殺人與從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始皇帝東游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年二十四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二世元年陳涉等起大澤中會稽守殷通欲發兵召籍入籍擊斬守梁佩其印綬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遂舉吳中兵徇下縣

吳郡通典備案二

漢高帝五年灌嬰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地六年正月立

從父賈爲荆王王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案府志引灌嬰破吳郡長吳下改郡字作縣

然攷史記漢書灌嬰傳皆作吳郡下文又云吳守吳既非郡安得有守劉文洪楚漢諸侯疆域志則曰吳郡即

會稽郡吳守即會稽守竊意吳爲郡治守所親輔有可借作本郡通稱者故史洪楚漢諸侯疆域志則曰吳郡即

惟言吳郡也此文疏證當以劉志爲準不必從前志改字之說都廣陵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

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帝自將誅布忠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

頃之還過沛沼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無後朕欲復立吳王

其議可者長沙王等言沛侯濞重厚請立爲吳王於是吳地更屬濞孝景帝前三

年吳王濞反國除四年六月分廣陵以封江都王非而會稽乃復爲郡置會稽太

守治於吳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陰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山

拳大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唐鄞富春治回浦二十六縣案朱長文云郡圖經曰此

郡之餘分并之跡古今通異然不詳其如何并則不能紀其如何分今悉以統郡爲率即如一郡而并於

吳郡通典

五

帝建元元年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

人帝善嚴助劉攽助爲中大夫獨見任用助忌之子也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告

急帝以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

發助乃斬一司馬以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

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帝多其義大發兵救之

淮南王安上書諫是時漢兵遂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帝

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令助諭意風指於南越越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

淮南王告王越事與淮南相結而還帝大悅助既貴幸乃薦朱買臣亦爲中大夫

帝從容問助居鄉里時助曰家貧爲友皆富人所辱帝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

助爲會稽數年不聞問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

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助恐上書

謝願奉三年計最時東越數反覆買臣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

得上今聞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帝拜買臣會稽太守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懷會稽太守章步歸郡邸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長吏並送迎車百餘乘一時榮之既至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居歲餘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同時陸烈爲吳令多惠績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於胥亭子孫遂爲吳縣人吳陸氏所自出也元符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會稽等郡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皮幣以足用元封五年置十三州刺史會稽屬揚州刺史平帝元始二年會稽郡戶二十二萬三千三十八口百三萬二千六百四十四是時王莽益專恣梅福爲南昌尉知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往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王莽始建國元年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改吳曰泰德其他縣並更名淮陽王更始元年以任延爲大司馬

吳郡通典

六

屬拜會稽都尉延年十二爲諸生顯名太學中號爲任聖童至是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惟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祿以振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吳有龍邱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世祖建武初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彭脩爲本郡從事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脩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案後漢書彭脩傳張子林作亂無年月脩脫鎖難意爲主簿以傳之當在建武初也

脩初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

尉宰鼂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闥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耶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鼂遂原意罰貲獄吏罪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任縣事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二十九年以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倫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明帝永平五年倫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啼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數千人詔公車爲會稽

吳郡通典

七

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稽幸廷尉錄囚徒得免十三年尹興爲會稽太守時歲荒民飢困興使戶曹史陸續於都亭賦民餽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十四年楚王英至丹陽自親時窮治楚獄牽引甚衆英嘗陰疏天下善士帝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太半惟續宏勳掠考五毒飢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和帝永元中吳大旱民物顛頓時何敞隱居太守慶宏遣戶曹掾致謁奉印綬請守無錫敞不受退歎曰郡界有災安得懷道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蟪蛄消

死敞旋遁去

案續漢五行志永元中書者有二年十五年書者有安帝永初六年四月會稽

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賜棺木除出租口賦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

東爲會稽郡西爲吳郡

案三國志注引會稽典錄朱育對漢興曰永建四年調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

重陽周嘉上書以縣連赴會至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郡東爲會稽郡向東爲會稽郡向東爲會稽郡向東爲會稽郡

加封諸侯有子弟不可致仍共其舊稱所據是矣而縣志中引吳郡志用鄒大德說未領吳海鹽烏程餘杭毗

陵丹徒曲阿由拳安富春陽羨無錫婁十三城仍爲揚州刺史部陽嘉元年三月

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二年二月詔以吳郡飢荒貸人種

糧永和二年八月庚子熒惑犯南斗斗爲吳三年五月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

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

衡距守吏兵格殺珍等五年吳郡戶十六萬四千一百六十四口七十萬七百八

十二桓帝永興二年吳郡守麋豹始建泰伯廟於閭門外豹嘗出行屬城問功曹

唐景風俗所尚景曰處家無不孝之子立廟無不忠之臣文爲儒宗武爲將帥時

吳郡通典

八

人以爲善言靈帝熹平三年吳郡司馬富春孫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不助州郡

討許生破之獻帝建安元年孫策逐吳郡太守許貢以朱治爲太守初孫堅娶錢

唐吳氏有四男策權翊匡策少時已結交知名舒人周瑜聞策聲問因來造焉推

結分好勸策徙居舒堅卒策年十七當嗣侯以讓弟匡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

都廣結豪俊有復讐之志至壽春詣袁術術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詔策曰孤

始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乃載母徙

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吳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殆復

往見術術乃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許以爲九江太守已而用陳

紀又許以廬江太守復用劉勳不果策由是失望丹陽朱治嘗爲孫堅校尉勸策

歸定江東策言於術術知策恨已而謂策未必能定許之拜折衝校尉以行次漂

陽周瑜以兵來迎攻橫江拔之迤邐南下治從錢唐欲進到吳許貢拒之於山拳

治與戰大敗之時山賊嚴白虎有衆萬餘在吳郡南阻山屯聚貢往依之治遂入

郡領太守事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太守王朗逆戰敗之朗詣策降二年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等共討袁紹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即承制假策明漢將軍三年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四年策引兵攻鄒佗錢銅王晟等初盛憲爲吳郡太守舉高岱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營帥許昭家佗等各聚衆萬餘或數千人不附策至是悉破之策母吳夫人曰晟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誅遂進攻嚴白虎白虎兵敗奔餘杭投許昭衆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禁勿擊方策敗嚴白虎兵殺許貢貢小子與客潛民間欲爲貢復讐五年四月策西擊黃祖軍還次丹徒待運糧軍騎出卒與客遇客三人舉弓射策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

吳郡通典

九

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年二十六堅策墓並在盤門外三里大帝建國追尊曰高陵晉元康中吳令謝詢請爲孫氏置守冢人張浚作表曰吳僞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倡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威震羣牧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塗壘永以爲常有詔從之

案孫氏未有國之先世居於吳吳夫人拾宅爲道元寺因可證也二君卒葬吳縣於理馬園觀澤南高陵在縣西轅城鄉吳陵墓於此是盤門之北也吳夫人墓在盤門之南也吳夫人墓在盤門之南也吳夫人墓在盤門之南也

業敗元黃龍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至是乃驗九月徵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遜初仕權爲定威校尉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

世務襄贊戎幕歷輔國將軍荊州牧江陵侯至是拜上大將軍右都護并掌荊州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後代顧雍爲丞相弟瑁子抗並有功於吳抗子晏景機雲著稱晉世爲吳中巨望族人績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元並傳於時豫自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遭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一卒

陸績傳陸氏在姑蘇其門有石石上無罅績爲鬱林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謂其廉績鬱林石世保其居云此事古今雖稱而吳志本傳不載要注多紀載聞亦未及之不識唐書何所本績自爲辭有受命南征遭疾遇厄之語似卒於任所傳無異歸之文也此石從東晉來可信附載依攷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溫弟白姚信表稱

之曰臣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羅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巖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

吳郡通典

十

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大帝太元元年八月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吳高陵松柏盡拔石碑蹉動郡城南門飛落景帝永安中賀邵爲吳郡太守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曰會稽雞不能啼邵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請於烏程侯皓然後得釋吳主皓甘露元年七月送景帝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寶鼎元年十月詔曰古者分七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秦毀五等爲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闔立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於是吳郡領吳婁嘉興富春建德桐廬新昌鹽官新城十縣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

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大赦改年

吳郡通典備彙三

晉武帝咸寧六年三月平吳改元太康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二年分丹徒曲阿延陵毗陵暨陽無錫爲毗陵郡其後分吳縣置海虞於是吳郡領吳嘉興海鹽鹽官錢唐富陽建德壽昌海虞婁十一縣戶二萬五千與吳興丹陽號曰三吳大康中蔡洪爲本州從事嘗侍揚州刺史周浚坐言及吳士令條列名狀洪爲書稱疏所知曰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爲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儒父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松柏幽夜之逸光也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問辟吳郡張翰爲東曹掾前廷尉正顧榮爲主簿問擅權驕恣咸懼及禍翰謂榮曰天下

吳郡通典

十二

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愴然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江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問敗人皆謂翰見幾榮雍之孫也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故酣飲不省府事以自韜晦長史葛旃白問謂榮廢職徙中書侍郎後仕元帝朝以功名終大安二年十月成都王穎執平原內史陸機及機弟右司馬雲平東祭酒軌殺之機兄弟少有盛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十年太康末入洛楊駿辟爲祭酒趙王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誅齊王問收機付廷尉穎及吳王晏並救理之機感穎全濟之恩或以中國多故勸之還吳機負其才望志匡世難未能從也及穎起兵假機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軍二十萬雲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羈旅單宦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旣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